

同题一组·中秋

去年中秋，三妹从网上买来冰皮粉、果蔬粉、熟糕粉、月饼馅料和月饼模具，在弟弟家的餐桌上摆开阵势，做起了月饼。调粉、揉粉、搓条、捏团、擀皮、包馅，不一会儿，一个圆滚滚的月饼团子，如金黄、饱满的小月亮呈现在三妹的掌心。三妹把它放进装好花片、抹了一层熟糕粉的月饼模具中，手指捏住提手，对着桌面，缓缓下压至底，提起模具，轻轻拉回提手，再往前一推，一个有模有样的中秋月饼就端立在眼前。

看到第一枚“中秋月亮”发射成功，一旁围观的果果、佳佳、多多、妞妞纷纷戴上手套，他们也想发出自己的“月亮”。在孩子们眼里，这又能玩、又能吃的活计，有着无边的法力。

一代又一代的人从中秋走来，又向着中秋走去，他们谁也无法说清：到底月饼是月亮的人间替身，还是月亮是月饼的天上精灵？月与饼，团与圆，仿佛天生就该集合在这个夜晚，人也应该在这个夜晚相聚、相欢，把长久的分离缝合，用一口甜甜的月饼融化多日相思的苦涩。这个日子，嫁出去的女儿拉扯着自己的孩子纷纷回到父母的身旁，过一个叫团圆的节日。

有过节，就有送节。月饼作为中秋节的节礼，像天上的圆月，必不可少。小的时候，我们的姑姑就是如此，每次中秋节都提来一大袋月饼。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姑姑送来的月饼除了常见的发饼、酥饼，还有一种乡村极罕见的龙酥饼。龙酥，皮薄如纸，每一片都浸润着引诱肠胃快速蠕动的油香，酥脆如煮粥时锅沿干焦的米汤皮，拈一片入口，不用咀嚼，它即刻化在汹涌澎湃的口水里。祖母不舍得吃，再用一张黄皮纸包起，放进她的衣柜，用衣橱锁紧龙酥饼的甜香，锁住我们喷薄的欲望，秋尽冬初，才将它拿出来犒劳我们干瘪的肚囊。

中秋将临时，我们翘首盼着姑姑的到来，又忧虑没有合适的物品回馈姑姑从城里带来的甜香。贫瘠的乡村，除了头顶一轮明月，还有什么能拿出手奉送给我们为自己儿女的姑姑呢？我们姊妹合计多次，终是没有结果。突然一阵风吹来，风里裹着一股甜香，三妹大叫一声：桂花！对，甜甜的桂花。

随着我们一年年长大，一个个充满诗意的中秋

节也渐次走进我们的内心。中秋节的名称，连同那一轮华月，也渐渐高雅起来——秋夕、祭月节、拜月节、月光诞——有了王侯世家的雍容与华贵。朋友效仿古人，年年中秋，都要搞一次雅集，七八好友聚在一起，品茗吹箫，弹琴赏月，仿佛不如此，便愧对那满月，那良夜。

写中秋的诗词，大多是怀人、伤时、伤逝之作，有清冷，有孤寂，有幽怨，有转圜，有低语，有照不眠，很少有我童年时感受到的甜蜜与欢乐，仿佛真应验了那位落魄文人的谶语：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

“白露无声湿桂花”“玉蟾清冷桂花孤”……吟诵这些诗句的，不是幽人，就是骚客。在我们姊妹心里，桂花从不冷，也不孤。它是香香的，更是甜甜的。花香里带着一股甜息，能勾起人的食欲，除了栀子花，就是它了。我们把嫩黄的桂花一小朵一小朵摘下来，去除杂叶和花梗，摊在簸箕

里晾上半天，一层桂花，一层白糖，腌制在洗净晾干的罐头瓶里，封好口子，送给我们的姑姑。让我们亲爱的姑姑，甜甜地来，甜甜地回。明月、月饼、桂花，真是人间美满的良配。

一直以来都以为中秋月是一年当中最圆、最亮、最大的月亮，近日，读了竺可桢的《中秋月》，才知道一年中分外光明、特别圆大、照临长久的月亮出现的时间并非在中秋，而是在仲冬。那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迷恋中秋月，赋予它神秘、高贵的气质，把缠绵、旖旎的情思交付给它，任由它的光华在哀怨与喜乐之间徘徊、流转？

竺可桢给出的答案是：我们的民族向来以农立国，中秋月之所以被崇拜着、留恋着，是和农民的收获有关，是它的平民气质，而不是贵族气。中秋月和旁的月望不同，从中秋到八月十八（农历）这4天，月亮上来都离黄昏不远。中秋节正值农民开始收获的时候，这时昼渐短而夜渐长，将近黄昏而有了月亮，可以帮助农民在田间多干一些活儿。

这让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个中秋节，我们姊妹回家帮母亲拣棉花。那时父亲还在，两个老人每年都要种上十多亩棉花。中秋时节，正是棉花吐絮、棉田晒白云的时候。那天红日已经沉下了西山，我二妹、三妹、小妹还在棉花地里手指翻飞不停地拣着。人多力量大，好不容易回家一趟，还不好好帮父母多干些活？

天还没有黑透，一轮明月就升了起来，辉辉煌煌，澄澈晶莹，如一盏天灯悬在我们的头顶。白日里，干燥的棉田笼上一层薄薄的水汽，温柔如慈母，被夜露打湿的“白云”，触手冰凉，软得让人心头发颤。我们肚子饿了，喝一口水，咬一口兜里的月饼，不用抬头看天，也知道那月亮是甜的。

甜月亮

□ 帅美华

八月十五月儿圆

□ 姜丽敏

眼看着路边的栎树一天天黄得耀眼，红得热烈，恍然间想起来，中秋节也一天天近了。

1987年，我刚上小学不久。那时的中秋节没有法定假日。放学后回家摆下书包，照例和邻居的雪英、丽玲几个人先玩一会儿，我们在院墙边的栎树下捡果实，把大人用的针线翻出来，把剥出来的栎树果实串成珠链，戴在手上，挂在耳朵上……我们一边玩耍，一边哼唱：“八月十五月儿圆，爷爷为我打月饼……”

可那时我已经没有爷爷了，爷爷在我出生前就病逝了。奶奶也不住在我家。奶奶在大伯家的日子多，偶尔在几个姑姑家穿插着住上几天。

年幼的孩子可管不了那些，总是无忧无虑的。不多会儿，妈妈回来了。老远看到妈妈手上拎着两筒月饼，心里雀跃着。妈妈招呼我进家门，平日里她见我贪玩会板起脸，锁着眉头，但那天妈妈的眉目是舒展的，带着过节的气息。妈妈剥开心油的月饼纸，告诉我：“这是芝麻五仁馅的，这是葱油馅的。”她瞟一眼咽口水的我，又交代：“别忙着吃，去洗手，给你亲家婆婆送两块去，也给你妈送两块。”

说罢，妈妈去灶间做饭了。亲家婆婆是我小姑姑的婆母。从我家后门出去，拐个弯就到她家。小时候，我妈妈大部分时间独自带着我，又要上班，好在亲家婆婆会经常过来帮衬一下。

亲家婆婆长得白净微胖，她一见我就笑着问：“你爸爸到家了吗？”我说还没呢，大约快了，要赶回来吃饭的。爸爸在外地的铜矿工作，一个月回来一趟。上次回家时他说中秋节打算请探亲假，要在家多待上几天。

那几日到小溪埠头洗家什时，那些妇人撇到我妈，不免要招呼一句：“国强要回家了啊！”我妈“嗯”一声，脸上闪过笑意，宛如溪面上的水波纹，在晨光中一闪一晃。

我送完月饼回家，手上多了两个秋柿子，衣兜里还揣了一大把板栗。天色渐暗下来。巷子里飘溢着各家的饭菜香气。妈妈也做好了饭，四个菜，加上月饼、柿子和板栗，摆在桌上，一共六个盘。煞是好看。我尽管垂涎欲滴了，却知道还不能动筷子。爸爸还没到家。妈妈询问我的功课，又不时看向敞开的门，魂不守舍地朝着马路张望。后来索性走了出去。我心头也有些闷闷的，跟着走出去。

月亮缓缓升起来了，悬挂在天上，好大一轮银盘。月光拂在栎树上，透过缝隙流泻下来，洒在妈妈身上。妈妈的影子投在土路上，有一点儿冷清。

我们娘俩走了好一会儿，眼看快到城里的

大路了，沿路不见有什么人。妈妈到底不想让我挨饿，领着我回家了。月亮跟随我们一起回到了小院。

那晚的饭菜和月饼的滋味究竟如何，记忆已经模糊。我也不记得自己几时去床上睡的。夜里，妈妈好几回起身，轻手轻脚地。我被睡意笼罩着，翻身又沉沉睡去。

凌晨时分，我被一阵很大的动静吵醒了。先是窗户外传来沉闷而有力的脚步声，是牛皮鞋底踏在地上的声音，紧接着门轴吱呀作响。等不及我睁开眼，妈妈已经飞身下床。爸爸到家了。

“不是赶到家吃团圆饭的吗？怎么会回来得这样迟？我一颗心不得落，准备天亮去打电报了。”妈妈急促地说了一连串话，眼睛里迸出了泪花。

爸爸放下行李，换下牛皮鞋，接过妈妈端来的茶咕咚喝了几大口。“可不是嘛，晓得你会担心。我没坐早班车，乘了下午的班车，等到了上烧，已经没有车回广丰了，我是连夜走回来的。”

“好了，我这不是到家了，能有什么事呢。就是不赶巧，昌盛他爱人前些日子摔了，骨折了，孩子又小，昌盛医院家里两头跑，只得托老乡几个替他轮流顶班。他妈昨天中午赶到矿里来了，所以我下午才动身。”爸爸憨笑着说明缘由。昌盛是我爸的同事，也是铁哥们，同一批招工到矿里的老乡。

“看我带了啥回来，这是鸡蛋糕。这是雨鞋，你们每人一双。小敏，快过来，看这两条杠的运动服，群乐商场里最时新的款式。爸还给你订了《青少年日记》，还有《少儿作文辅导》。”次日，妈妈又去买了菜，爸爸负责上灶。饭桌被搬到了院里。这会儿，月亮又升起来了，栎树的果实被照耀得晶晶亮，像一盏盏小灯笼。爸让我去把奶奶喊来。他用他宽厚的手掌摸一下我的脑袋，指着天上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今晚上我们一边吃饭，一边看月亮。”

另一种完整

□ 徐琳婕

每年的这一天，我都庆幸自己始终生活在月亮的引力范围可以随时被召唤，以同一面朝向故土沿着月色铺就的路径，就能轻而易举找到家的方向一推门，双亲的笑容就在眼前

祖母的月饼装在记忆的匣内外婆的糖块，也在古旧的木箱里持续释放着甜分她们都已跃至更远的轨道却仍以看不见的存在参与每一缕月光的分享

今夜，我们借助这份皎洁将思念温柔地缝合，所有等待都会在某一个时刻兑现——那亏蚀的，终将指向另一种完整



品读江西

一潭忠义

□ 曾亮文

“永新城西袍陂有水，泓泓清碧，名曰忠义潭。”——（清）贺怡孙《忠义潭记》

对一个潭的描述，语言往往是难以抵达的。我一次又一次地靠近它，却总是很难将我的感受复述给别人听。

上个周末，我沿着禾水河畔缓缓行，再一次来到城西郊外的袍陂。水波声像风一样向我扑面而来。禾水，又称永新江，《方輿纪要》记载：“源出禾山，亦曰禾江。”它是赣江一级支流。禾水一路奔泻而下，在永新城西被一道高高的堤坝拦腰而断，水于此停下了急促的脚步，变得安静起来，形成了一个宽阔幽深的水潭。

一个潭的名字来历总是藉由一段经历或者传奇。许多年前，一顶北宋的轿子停在城西的河边。由此发生了一个“刘沆挂袍”的故事，故事有趣，但又很庄重。

刘沆，庐陵第一人，与欧阳修是同科进士。彼时，刘沆在湖南做官，回乡省亲，路经永新城西。那年逢大旱，老百姓深受其苦，刘沆见父老乡亲正在号子声声里筑坝拦水，感念百姓用水之苦，即刻下轿，解下官袍挂于树枝，他望了望那风中招展的朱红色官袍，喊了一句“水不到田，袍不取回”，便毅然投入搬石挑土之中。之后，他还向朝廷打了报告，要了款项，让这项水利工程第一次进入了朝廷的视野。高高的堤坝将奔腾的禾水阻断。村民感念刘沆心系家乡的事迹，将河坝取名“袍陂”，潭水灌溉的那片农田取名“袍田”。从此，在一条河的润泽下，这个僻静的县城享受着绵长的富庶和安宁。

时间来到南宋。距刘沆挂袍已经过去200多年了。此时，南宋的江山风雨飘摇。元兵长驱直入，直指南宋都城临安。可叹的是，“王令已寂寞，匣中剑空鸣”，朝中大臣几乎无人敢站出来，主和的占多数。右丞相文天祥，是为数不多的主战派，他誓死抗元，匡复大宋。在文天祥的领导下，江西的抗元军事行动如火如荼。

江西永新的知县彭震龙（文天祥的妹夫）响应文天祥的号召，举起抗元的大旗。彼时，“文天祥”三个字就是一种精神、一种号召，在彭震龙的麾下，自然就是在文丞相的麾下。彭震龙奔走呼号，联络张、萧、段、谭、刘等八姓豪杰，组成一支义军，并于县境西部义冈设立据点。张姓是永新的名姓，有“过了浮桥十里张”之称。曾为学士院检阅文字的张履翁，召集永新张姓全族，歃血为盟：“我们都是大宋人！报国捐躯，义不容辞，就是诛十族也要血战到底！”全家报国，誓死鏖敌。曾为文天祥幕客的从事郎萧焘夫兄弟，召集了萧姓全族人马响应勤王。其他各姓，也一起响应，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抗元义军。队伍声势浩大，八姓健儿势如怒涛排壑。很快，一举收复了永新县城。元军仓皇逃离，城头的帅旗，被女人扯碎做了小孩的尿布。

失败的元军自然不罢休，准备反攻。增援的元兵也越来越多，且来势凶猛，很快县城被围得像铁桶似的，哪怕一只鸟都飞不出去。彭震龙站在城头，拔剑在手，怒目厉声喝问八姓豪杰：“势至此，怎么办？”

众答：“一团血！”言词简短，但大义凛然，豪气干云。此时，元兵已迫修门外，他们在城外喊话：“降元者，赏纹银一百两。”然而，这种诱惑对于这支义军毫不奏效。那时，人心就是一座坚固的城，回答元军的是乱雨般的箭弩，是愤怒的炮石。

“若不降元，城破之日，草木不留。”失去了耐心的元军厉声威胁。

彭震龙自始衣不解带，枕戈待旦，他对着八姓豪杰发誓：“人在城在，人亡城破。”他带领大伙杀将出去，一时间铁马交鸣，杀声震天，血飞如雨。彭震龙、张履翁等，皆身负重伤，血染衣襟，却依然奋勇杀敌，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兵的疯狂进攻。

可悲的是，堡垒最终从内部被攻破了。“邑叛贼，宋制使刘盘降元，引兵袭城，城遂陷。”

南宋将领刘盘贪生怕死，变节降元。战争形势一下就发生了变化。彭震龙的义军被动挨打，他只能寄希望于文天祥的救援，可久候援军不至，最后弹尽粮绝。1277年7月19日，城陷，元军冲入城内，开始屠城。彭震龙也不幸被捕，但是面对威逼利诱，他浩然正气，誓不降元，最后被腰斩于市……文天祥听闻此事十分敬佩，也深感悲恸，写下《挽彭司令震龙》一诗：“堂上会亲戚，可怜马上郎；呻吟更流血，干戈浩茫茫。”

混战中，谭姓中的谭宗祥与其弟谭文贵突出重围，携妇孺老幼三千余人，从西门且战且退，打算回到义冈集合休整，却在城西五里皂旗山至袍陂渡口的峡谷中，被元军围困。由于地形险要，加之袍陂无桥，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三千人很快陷入了绝境。众寡已然悬殊，突围全无可能。“宁为大宋之鬼，不为敌酋之奴。”义军无一人愿屈膝投降，遂个个身绑巨石沉潭，从容赴死。谁也不曾想到刘沆曾经极力修建的袍陂，几百年后成了一支抗元义军的殉道场。一时间，风狂树摇，水涌石怒，在场的元兵都被震得步步后退……

当地民众听说后，纷纷赶来悼念，呼喊他们熟悉的名字，可是禾水呜咽，山风猎猎……“若夫八姓三千人者不过山陬穷民，聚族执戈，以抗强元，至于袍石沉潭，不遭曲。”史册里文字记载是如此的吝啬，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浓缩为一行小字。

“水而纪，此忠义所由，名也，嗚乎忠。”后人为了纪念这为国而死的三千义士，在他们殉难处竖起一座石碑，上刻“忠义潭”三个大字，还修建了一座忠义祠，立八姓豪杰神主牌位，以此祭拜。

“苍苍义山，汤汤义潭。是兴烈士，义胆忠肝。”一支义军，以家殉社稷的气节在浩瀚的史册里倔强地留下印记，也为后人树立了一道忠义爱国的丰碑。《宋史》说，从古亡国不止一宋，未闻有以黔首三千人同死社稷者。确实，三千义军同时投潭壮烈殉国，在历史上从未有过。七百多年后，我站在袍陂的水滨，思绪如麻。禾水汤汤，日夜不息。江风一遍遍地吹着，将往事吹得很远很远了。